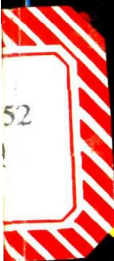


维多利亚 俱乐部

[美]施叔青



52

维多利亚俱乐部

〔美〕施叔青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维多利亚俱乐部/ (美)施叔青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4.3

ISBN 7-02-001787-8

I. 维…

II. 施…

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
IV. I712.45

责任编辑: 彭沁阳 李 昕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134,000 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7.25 插页3

1994年3月北京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000

定价 4.10 元

我写《维多利亚俱乐部》

施叔青

八六年“香港的故事”系列写到一个段落，自觉有扩展视野之必要，开始走访大陆来港的新移民，试着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呈现。由于短时间内难以深入被访谈者的内心，加上受报告文学格式的局限，对新移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掌握自觉不够准确，从二十几个访谈录中，只整理出三个来发表。

就是这种穿街走巷、回到人群的经历，使我得以转换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香港。闭门静思后，我决定采取比较有把握的创作方式，以不止一部的长篇小说来总结旅居香港的十年。

评论者每将我归入女性作家的行列，叹赏我擅长女人细致的心理活动描写，尤其是淋漓尽致的勾画女人天生的小悲小怨、彼此间的勾心斗角。然而，从“香港的故事”系列，或者更早的《台湾玉》、《常满姨的一日》，我对自己过分投入笔下的女人，与她们没有距离的共同呼吸生息的写法感到无比腻烦，我不甘心被冠以明摆着局限的“女性作家”称号，只晓得围绕在男欢女爱、细碎琐事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
我要以作家（而不仅仅是我）的观点来探索人生百态，与笔下的人物保持距离；我必须用心去琢磨、

塑造女人之外的另一性，而且不仅仅让他们作为情爱的角色，我要借着男人接触的宽广社会层面，表现现实、多面的人生。

如是，我写了《维多利亚俱乐部》。香港——地球上极少数殖民地之一，发生在这权贵象征的俱乐部内的一桩贪污案：英籍经理与华人采购主任徐槐串通，以次货当好货向供应商套取回佣，由徐槐手下一个七十年代当大学生时，积极参与“反资反殖”的雇员岑灼向廉政公署投诉，提出书面检举。徐槐被检控。

这部小说的“时间”集中在香港高等法院对徐槐被控贪污一案的聆讯，从早上到下午一天之内，所谓审判中的审判。

早在我动笔写《维多利亚俱乐部》之前，在学养及对各种艺术的敏锐性方面一直是被我所敬服的李欧梵，每次来香港小留，从来没有忘记要我以小说的文字图绘香港，就我生息所见，做精工细笔准确的描绘，为历史留纪录。李先生耳提面命开出一列书单，叮嘱我细读巴尔扎克的小说，以《金瓶梅》为范本，将我所置身的八十年代末期的香港这一地区、这一时代的特殊性，巨细无遗做细节的描写，为后人留下一部香江风情图录。

遗憾的是天性使然，我不甘愿于冷眼旁观、采取左拉自然主义资料性、静态的描绘。仅仅单纯的描写满足不了我。在营造每一个事件时，我尝试着把环境场景的描写糅入情节之中，此外用景物来反映人物的内心，我极端注重艺术性的联系，特意避开文

物陈列似的画像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。最严重的不足是在刻画书中的主角徐槐——五十年代离开大陆移居香港的上海人，因追求永无止尽的物质生活不惜触犯法令，面对可能坐牢的恐惧，我努力试着把徐槐对未知命运的恐惧提升到广泛人类的层面。可惜力未能及，达不到卡夫卡式的寓言象征。我的人物不止是一个幻影、一个观念的演绎，我让他们在现世承受生之熬苦，反映现实人生。

我唯一希望的是：《维多利亚俱乐部》不仅仅是批判香港司法的不公正。毕竟它包含了我对旅居十年这一地诸般种种看法。

目 录

我写《维多利亚俱乐部》 施叔青(1)

维多利亚俱乐部 (1)

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

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

..... 王德威(195)

殖民主义与法律 廖炳惠(203)

施叔青笔下的英国

殖民地俱乐部

..... 周英雄(207)

恢宏建筑的最初奠基

——读《维多利亚俱乐部》

..... 刘登翰(211)

作者小传 (220)

写作年表 (222)

维多利亚俱乐部

那场夺去二千五百四十七条性命的鼠疫过去八十七年之后，黄得云的孙子黄威廉，位居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，头戴银假发套、身披光耀红袍，坐在他的法庭，预审一场维多利亚俱乐部采购主任串谋受贿的案件。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早上十点正。

高等法院白墙高悬狮子皇冠徽志——大英帝国地球上最后一个殖民地的象征，徽志下的法官审判椅，依照洋人身高比例而制，椅背很高，身上只流着四分之一英国血统的黄威廉法官坐上去，椅背空出一大截。

黄威廉是近两年来殖民政府法律本土化声中的产物，华人大律师圈子里人才济济，总督何以唯独选中他效忠英女王，律师界议论：当然与黄威廉出身背景和妻子是英国人有关。黄家发迹的过程，等于香港开埠历史的缩影。

香港最古老、尊贵的维多利亚俱乐部发生了丑闻，铁栅栏后被告席上的徐槐正是今天的主角，跑法院新闻的各报记者一个个按住手中的记事本，上身前倾，屏息静候法庭泄露内幕，隔天报上将以显著的篇幅登载：

维多利亚俱乐部贪污案揭序幕

这座殖民地身份象征的俱乐部，名誉毁于一旦。

鸦片战争一结束，英国建筑师立即计划把一座家乡式的俱乐部搬到这荒凉的渔村，用以医疗殖民官吏、驻防兵房军官的乡愁。建筑材料由里到外，无一不是从欧洲进口，只有劳工是南下的华人。烈日下华工挑土砌砖，历时三年，一座巍峨花岗岩俱乐部，面向壮阔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港，耸立于仓库、席棚、街市摊贩杂陈的海旁。附近美梨兵房军官，把维多利亚俱乐部誉为沙漠中的绿洲，一穿过气派的云石大堂，扶着擦拭雪亮的青铜楼梯扶手，脚踩云石梯拾级而上，殖民者在餐厅、吸烟室、酒吧、撞球厅、图书室消磨腻了，可推门来到宽阔的回廊，带着征服者的傲然眺望以女王命名的维多利亚海港。

热爱运动的英国人，在俱乐部前面圈了三亩地铺上草坪，从十月到五月在香港的心脏打网球、木球，为数不多的英国太太长裙及地，躲在阳伞阴影下，啜饮柠檬汁，心不在焉地观看她们的丈夫驰骋球场，打发殖民地的漫漫长日。

黄威廉的家族与维多利亚俱乐部还颇有渊源，二楼阅览室外的长廊，挂了一排香港开埠的早期发黄图片，像蒙上灰尘的放大微粒画面一路过去，等于巡视黄威廉的家族历史：

一八九二年毕打码头远眺钟楼，黄得云抵香港那天，华人士绅反对蓄婢，决定了她青楼送往迎来的命运。

九龙城寨全景——清廷在殖民地唯一保留的中国领土，一八九三年水坑口天香楼妓寨，给黄得云开

苞的捐官，触犯大清律法，在城墙外的大鹏湾码头人头落地。

中环雪厂街与皇后大道交叉点街景——一八九四年五月，亚当·史密斯率领清洁局工人沿此路到荷里活道钉封感染瘟疫的疫屋，日正当中。

天后庙——一九〇〇年，原先矗立海旁，填海后成为内陆的铜锣湾区。黄得云不止一次来此烧香祷告，祈求天后帮她找回不辞而别的亚当·史密斯。

一九一八年跑马地赛马场大火，冲天黑烟滚滚——黄威廉的父亲黄理查，把一去不回的生父亚当·史密斯想象为他和赛马场丧生的六百人一同葬身火海，尸骨无存。

其实只要稍一推敲，赛马场大火发生与史密斯失踪时间隔上好几年。维多利亚撞球厅壁炉的熊熊之火，使黄理查把它和赛马场大火联想在一起了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生父——如果撞球的那个英国人就是亚当·史密斯的话。

那个黄昏，黄得云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还是孩子的黄理查向维多利亚俱乐部的看门人跪了下来，凭他灰濛濛的眼珠、混血的凝白肤色，黄理查得以扶着雪亮的青铜楼梯扶手上了二楼。撞球室的门虚掩，一盏灯垂得极低、极低，几乎触到撞球台的绿绒了。灯下一个瘦长的男子，持着撞杆弯腰俯身，独自一人在撞球，脚下踩着无声无息的地毯，绕过台子全神贯注的瞄准、撞击，丝毫没察觉黄理查的存在，手中那根撞杆总是从不同方向向黄理查斜刺过来，挡着他，使他欺近不了撞球的那个人。

黄理查看不清匍匐台桌那人的脸，眉毛近乎白色，好像还留了胡子。平常他也记不太清亚当·史密斯的样子，他总是在黄理查沉沉昏睡的夜深出现，朦胧中听到母亲在说英语，第二天黄理查在母亲身上闻到另一种气味，他确定父亲昨晚来过。

没多久，闻到那种气味的时候愈来愈稀疏，黄理查尿急半夜醒来，常看到母亲披着大褂，拱起一只裸着的大腿，坐在帐子里吸纸烟。

那个黄昏，黄理查始终被挡在长杆之外。后来赛马场大火，他的眼前浮起撞球厅壁炉的熊熊之火，黄理查为他生父的下落导致这样的结论。

黄理查的手再次扶着维多利亚俱乐部雪亮的青铜楼梯扶手，脚踏云石梯阶拾级而上二楼的宴会厅，已是近乎半个世纪之后，他以地产界新贵的身份应立法局周议员的宴请。

到了他的儿子黄威廉，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几乎都是在维多利亚俱乐部度过的：

一九五五年黄威廉从皇仁书院毕业，将赴牛津大学攻读法律，在告别宴会上，刚获得维多利亚俱乐部会员证的黄理查，犹是不敢太招摇，在“中国皇后”厅举行了小型宴会。

一九六二年黄威廉偕英籍新娘伊利莎白回香港，这次一反英国人由女方担负婚筵的习俗，由黄理查出面，包下整个宴会厅，开了百人香槟酒会。

然后黄威廉女儿十八岁的成人舞会、夫妻结婚纪念日、黄氏律师事务所成立廿五周年庆祝会……全在香港最古老、尊贵的维多利亚俱乐部举行。

一九七九年，黄威廉一生的巅峰。港英政府实行新殖民地主义，七十年代下半期，逐渐改变青一色由英国人垄断的政府形象，港督接受司法人员叙用委员会的推荐，黄威廉对法律的知识、他的脾气品性均受激赏，港督根据“英皇制诰”及“皇室训令”委任黄威廉为殖民政府高等法院的按察司，为终身制。大律师公会在维多利亚为他开了个饯别，庆祝同时举行的酒会。

最近传闻维多利亚俱乐部面临拆除危机，古迹保存委员会正紧锣密鼓筹备一连串抗议行动。

“早就该拆了重建，”他的妻子伊利莎白从化妆室出来就抱怨。“难道还要等到蟑螂老鼠都爬出来才拆？”

蟑螂老鼠尚未出没，蛀虫却躲在阴暗的角落一寸寸蛀蚀维多利亚俱乐部。黄威廉居高临下，望入铁栅栏后的被告徐槐。

徐槐也正盯着审判席上的黄威廉，他对上面坐的是位黑发乌睛的法官，心中有不可明说的失望。他宁愿狮子皇冠下是位蓝眼的白种法官，生来一只挺而直的高鼻子，一副代表正直的形象，把命运交给他，徐槐会感到比较放心，而这位戴严肃的黑框眼镜、面无表情的黄法官，身披红袍，胸前系着白缎的蝴蝶结，装腔作势，就像中国人演莎剧，再维妙维肖，总不是那个味道。

徐槐花了相当于一层楼的代价，雇请英女王御用大律师杰·碧加先生代表他出庭。廉政公署检控他涉嫌串联收取回佣的细节，在碧加大律师老花加

上近视的两副眼镜一摘一戴之间了然于胸。

开庭前夕，徐槐才听说黄威廉法官和碧加大律师不咬弦，过节出在安港银行董事之一盗用公款的案子。庭上两人对法律观点有所争论，碧加大律师私下建议被告挑战黄法官的判决，进行上诉，三名与碧加同种的白人法官会审的结果，被告以无罪当场释放，打赢了这场硬仗，“有碧加无碧屋(监狱名)”叫得更响。

冤家路窄，这两人又将在庭上针锋相对了。徐槐惴惴不安，法官该不致于把旧帐算到他头上吧？今天这场聆讯，律师楼的师爷拜仁·翁，年纪极轻的白面书生，向徐槐抛书包：英国法律把聆讯称为“审判中的审判”，语出拉丁文，又称预审。控方由检察官在庭上宣读口头、文字证供，传唤证人，将侦查期间所采集的各种证物呈于堂上，由法官决定何者可当证据，签上字，于正式开审时提供陪审团参考。辩方大律师可以对原告的证人进行诘问，被告也可以当场进行答辩。

聆讯结束后，辩方律师可向法官提出撤销起诉的请求，若是法官决定控诉不能成立，徐槐当场回复自由身，步出法庭。要是法官认为控方的人证、物证足以有力地推定、或者可能推定徐槐被指控的罪行，以后他必须每天坐在铁栅栏后接受审判。

徐槐的命运系于这场“审判中的审判”。

法庭肃然无声静候法官开腔，碧加大律师捂住一条白色大手帕，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，接下来声势浩大的擤鼻涕，似乎有意以这动作来挑战黄威廉

的法庭。

剑桥出身的碧加先生，在加入英国政府的“海外法律服务”，被派到太平洋一个人口两百万的英属小岛之前，是个伦敦发霉的律师，八年前离开夏天没有冷气的小岛，调到香港，放弃首席按察司的荣衔，打出伸张正义的旗号，开业当大律师。法律界同行谣传，头发斑白、身高不及五英尺半高的碧加，一下启德机场，闻到一股别处所没有的味道——金钱的味道，当下决定改行当大律师，自然不把比较起来薪俸微薄的法官之职看在眼里。

黄威廉法官黑镜框后的眼睛凌利地瞅了他一眼。徐槐的忧虑加深了。铁栅栏后的被告席像个囚牢，三面围起，左边庭警，腰里系了把枪，紧挨住他监视。封闭的空间加上庭中系枪的皮带散发出雨天难闻的味道，徐槐感到气闷。

他要等到下午五点钟命运才分晓。七个陪审团的位子现在空着，如果法官判定控方的人证、物证足以有力的推定被告被指控的罪行，以后陪审团一星期五天，将进出那一扇除非从外边开启，否则很容易以为是墙的一部分而被忽略的门。审判结束后，七个陪审团成员将关在墙后的密室，花上很长的时间投票，如果不幸罪名成立，徐槐将被戴上手铐，当场失去自由，由戴枪的庭警从左边这道门押解下去，拘禁在法院地下秘密的囚室，隔天戴手铐押回法庭听候法官判罪。

左边的这道门开着，浴于一片昏黄的灯光里，在等待徐槐向它走去。似乎有脚步声敲击门内底下看

不见的楼梯，一路回荡过去……徐槐守候廉政公署专员突击上门抄家，训练得极灵敏的耳朵听那脚步声始终达不到尽头似的。他的头皮一阵悚栗。

接到高等法院的传票，也是个雨天。自从二月底徐槐被维多利亚俱乐部董事局停了职，他每天无所事事，订了好几份报，特别留心港闻、法院版新闻。那天中午，他看完报，把油墨染黑的手指，放到水龙头下一根根仔细洗着，法院的信差来按铃，来人咧嘴崩牙，眼睛从扣住额前的雨帽往上翻，以便确定对方是高等法院传讯的被告。徐槐胡发未刮、湿淋淋的双手往睡裤一抹，接过体温犹存的法院公函，开头略去“先生”二字，直呼其名，指称徐槐反对女王律法，十月一日高等法院聆讯，务必出席。

早上他赴会一样的对着镜子穿衣，打开一瓶新的狄奥古龙水，拍拍刮过胡须的两颊，从天后庙道开车下来，一到铜锣湾，尽目一片车海，才喷了两滴雨，交通便陷于一阵混乱，徐槐冒着罪加一项的危险，违规调头转向司徒拔道，经过半山下来，把车子停在大会堂，半跑着穿过金钟廊的陆桥，引得过路人侧目，以为出了事，要是知道他急欲奔赴的，是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法院，人们一定会感到他不可思议吧？

聆讯尚未开始，没有靠背的硬板凳已坐得他腰酸背痛。徐槐后悔自己没在两条生路中任选一条：抢在他的上司、维多利亚俱乐部经理大卫·威尔逊出卖他之前，与廉政公署合作，反过来当控方证人，如果不想害人，他也可以买张单程机票飞到台湾去。